

# 有种后宫 叫德妃

阿琐  
著

{叁}

红颜弹指老  
天下若微尘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有种后宫 叫德妃

阿琐  
/ 著

{ 叁 }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有种后宫叫德妃. 3 / 阿琐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  
出版公司, 2015.6

ISBN 978-7-5502-5310-0

I. ①有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5 ) 第104644号

有种后宫叫德妃. 3

作 者: 阿 琐  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 
责任编辑: 管 文  
封面设计: 粉粉猫  
版式设计: 刘珍珍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 
(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)  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338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0  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310-0  
定价: 32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# 目录

有  
种  
后  
宫  
叫  
德  
妃



|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亲手戴朝冠 | 001 |
| 第二章 | 皇贵妃教子 | 023 |
| 第三章 | 后宫迎新入 | 045 |
| 第四章 | 德妃失爱女 | 069 |
| 第五章 | 皇贵妃有孕 | 093 |
| 第六章 | 岚琪救太子 | 117 |
| 第七章 | 一曲压群芳 | 143 |

# 目录

有种后官  
叫德妃



第八章 玄烨愁教子

169

第九章 四阿哥认母

193

第十章 温贵妃受辱

217

第十一章 随驾登泰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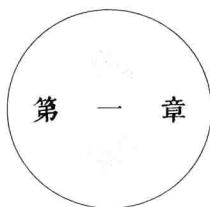
243

第十二章 江南多意趣

271

第十三章 校场兄弟情

291



亲  
手  
戴  
朝  
冠

环春出去端碗汤的工夫，永和宫便陷入了混乱。小太监们奔走去喊太医，李公公硬着头皮去慈宁宫禀告，屋子外头的人只知道德嫔娘娘晕过去了。

太医一拨一拨地来，皇帝一直在正殿里来回踱步，时不时瞧见有太医到面前复命，个个儿都胆战心惊的模样。

之后苏麻喇嬷先到，可进门小半个时辰就走了，大概是要去向太皇太后复命。而永和宫上上下下的人，连带环春绿珠几个，都被勒令不得离开，一直没有消息传出来，都不知德嫔究竟是病倒了，还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。

等岚琪醒转，天已经黑了，睁开眼就瞧见玄烨坐在对面，他正心无旁骛地看着折子。岚琪只觉得自己是睡了一觉，但睡得太沉身子倦怠，脑袋也阵阵发紧，冷静下来想起“睡着”前的事，禁不住惊慌心跳，她好像不是睡着了。

是病倒了，还是被人下了药？

身子稍稍挪动就发出动静，玄烨听见，立刻撂下手里的东西过来。而皇帝一动，外头的宫女太监也要涌进来，玄烨摆手让他们出去，独自看着岚琪问：“哪儿不舒服？告诉朕。”

“头疼，身子沉。”岚琪软软地应着，又说，“皇上，渴。”

玄烨转身去拿边上温着的水，抱起岚琪绵软无力的身子，亲手送到她嘴边，喂她喝下了大半杯。喝了水的人渐渐恢复气色，靠在枕头上见皇帝来回忙碌，忍不住说：“皇上让环春来做吧。”

可皇帝却冷冷道：“环春她们都送去慎刑司了。”

慎刑司，为何送环春她们去慎刑司？岚琪心中一颤，伸手捂住了肚子，慌张地看着玄烨，几乎就要哭出来。玄烨忙凑上来握了她的手说：“不怕，孩子还在，孩子好好的。”

听见这句话，岚琪顿时浑身松懈，神情也无力地软下来。玄烨把她抱起来搂在怀里，轻轻抚摸她的臂膀，沉重地说：“朕瞧见你在眼前倒下，双目紧闭

不省人事，那一刻朕真是要疯了。如果你就这样去了，朕该怎么办？往后的日子看不到你，朕要怎么活下去？”

岚琪冰冷的心稍稍回暖，还有心思开玩笑：“皇上平时不也长久不见臣妾的？”

“不要气我。”玄烨语带悲戚，更用力地抱紧了她的身体，“朕不能没有你。”

岚琪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好在老天又一次庇佑了她，让她安然无事。

玄烨目色深沉，更有让人观之战栗的怒意：“环春她们让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免责，经手的所有人都被送去慎刑司调查，吃苦的是她们，但朕要震慑的，是这宫里的所有人。朕就是要宠着你疼着你，怎么了？朕且要看看，前头哪一个派系的大臣敢跳出来胡说八道，正好查贪污腐败投鼠忌器，他们本来就没一个是干净的，谁想来试刀，朕成全他们。”

岚琪感觉到说话人身体的颤抖，心疼地抱住了他，自责道：“臣妾也有疏忽。皇上，您不要让慎刑司的人虐待环春她们好不好？臣妾以后一定万事小心，您饶过她们好不好？”

“朕自有分寸，这次的事容不得你来求情，你自己不小心的账，日后再同你算。”玄烨伸手擦掉岚琪的眼泪，严肃地说，“你知道自己吃了什么吗？太医在你剩下的燕窝里发现了迷药！真真是奇了，好容易下手了，为何是迷药，而不是毒药，这才让朕觉得恐惧。岚琪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那些人对朕的挑衅和威吓，他们一定在警告朕什么，告诉朕想要害朕身边的人易如反掌！”

岚琪从未见过皇帝如此盛怒，即便在乾清宫为了朝政向大臣发脾气，也不似现在这般神情。以她所知的人事，和现在看到的皇帝的目光，可说得上有几分阴鸷狠毒，但他这样的戾气不是冲着自己来的，而是冲着那些威胁着皇权、威胁着自己的人的。她不害怕，只是由心到身被震慑。

“臣妾知道了，皇上不要动气。”岚琪不敢再为环春她们求情，哄着玄烨让他放松一些，皇帝的戾气果然渐渐散了，岚琪感觉到抱着自己的人不再那么用力，总算安心些。

玄烨让岚琪躺下，叮嘱她好好休息：“太医说虽没有伤到胎儿，可迷药里一定也有伤身的东西，你若还疼这个孩子，就不要再下床了，写字读书都不要，静静地卧养几日。外头的事自有朕在，环春她们回来之前，会有人来照顾你，她们不会在慎刑司待很久，不会被虐待得很严重，朕还要她们来照顾你的。”

岚琪一一答应，玄烨则唤人将拿来的折子再搬回乾清宫，等岚琪安睡，小半个时辰后才离开。

因德嫔被下药，永和宫里搜出许多迷药，唯恐其他各宫再有类似的事发生，在太皇太后的旨意下，宗人府同内务府、敬事房联手将各宫各院全都翻查了一遍。如此大的动静必然牵动朝野，但因受害的是德嫔，与朝中几大派系都不相干，各方势力都只是静观其变。

翌日一整天，上至佟贵妃的承乾宫，下至答应常在小院落，仿佛提前进了腊月洒扫似的，整个紫禁城几乎被翻个遍，自然不会落下咸福宫。

温妃倒是很淡定，领着觉禅氏在廊下坐着，怀里抱着八阿哥，边上烤着炭盆，看戏似的看着宫女太监进进出出。大半个时辰后才有人来跟前禀告，说咸福宫里没有可疑的东西，但难免歹人继续作恶，请温妃娘娘务必小心。

温妃却清冷地一笑：“我这样的人，还有谁会惦记着来作恶陷害，你们白操心的。”

众人尴尬地赔笑，之后迅速散去，冬云领着宫女们去收拾东西。这边觉禅氏告辞要回自己的屋子里去，温妃却说：“让香荷去收拾吧，炭盆还烧着很暖和，茶也不凉，咱们再坐一会儿。”

这样说着，她又让乳母来将八阿哥抱走，孩子热乎乎的襁褓一脱手，温妃难免觉得发冷，赶紧拿了手炉焐着，含笑看了看觉禅氏，问她道：“我瞧你最近愿意出门走动了，都去了什么地方逛逛，下回咱们一起去如何？”

觉禅氏微微蹙眉，垂首禀告：“嫔妾去了一趟长春宫，惠嫔娘娘夏日里时常来关心嫔妾的身体，嫔妾如今痊愈了，便想向娘娘谢恩。”

“惠嫔是体贴，听说不仅是夏日里常常来见你，前些日子我但凡不在咸福宫，她就会登门，可是啊……”温妃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她难道很讨厌我吗？一样都来咸福宫了，与我说说话就不成？怎么瞧都是刻意避开我，又或者，你们之间有什么事，是见不得人的？”

觉禅氏离座屈膝，脸正好凑在炭盆前，黑炭爆开扬起火星，直叫她迷了眼，忍不住朝后退开，但立刻又回来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嫔妾随娘娘而居，不敢做任何有损娘娘颜面的事，娘娘一直待嫔妾极好，嫔妾又怎会避开您与惠嫔娘娘往来，不过是惠嫔娘娘盛情照拂，嫔妾不得已才去致谢。”

“你们交好本来就应该，你家里从前是明珠府的姻亲，和惠嫔也沾亲带故，再者你还是从惠嫔身边去到万岁爷的龙榻上，惠嫔对你有知遇之恩，你们交好，我怎么会反感？”温妃笑着，伸手示意她起来，可觉禅氏人还未站直，

温妃就说道，“你和纳兰大人也有旧情，虽然你只是个常在，可在朝廷的人脉委实不敢叫人小觑，宫里头还真没几个人比得过你。”

觉禅氏似膝下发软，倏然跌在地上，两人单独在这里，周遭一个宫女也没有，她的失态也无所谓被谁看见，她更在乎的，是温妃嘴里说的话。

温妃拿了一块蜜饯吃，稀奇地看着觉禅氏，又重复一遍让她起身，只等她再坐稳当了，才继续说：“我自小就被告知要入宫为妃，家里亲戚奴仆之外多余的半个男人都没见过，如今一心一意在万岁爷身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可乍然知道你的故事，竟没有半分违逆礼教的反感，更多的是同情你的遭遇，多美好的一段感情，就这样生生被扼杀了，惠嫔也真是的，她好歹是做姑母的，就不心疼自己的侄儿？我若是她，一定想尽办法把你送出宫，但愿有情人终成眷属。”

一番美好的言论，却听得觉禅氏心里发慌，饶是炭火熊熊燃烧，这里温暖如春，她还是不住地颤抖，终于忍不住开口说：“娘娘的话，若再有别人听见，可要惹大祸，嫔妾求娘娘不要再提了。”

“我听说的果然不假，你承认了？”温妃看着觉禅氏，突兀地问着，“你一直回避圣宠，不争不抢甚至不惜把自己弄成现在这副枯槁的模样，是因为你心里还有纳兰大人对不对？对你而言，留在皇上身边，是折磨是痛苦，是不是？”

觉禅氏摇头，可又仓促地点头。在这宫里，温妃是第三个与她直面这些事的人，惠嫔是威逼利诱，德嫔是反感厌恶，只有温妃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惋惜，甚至肯定她的旧情。这让她孤高骄傲的心变得柔软，甚至不由自主地想听温妃继续说下去。

温妃善意地笑着：“夏日我离宫前对你说了纳兰大人在外宅纳妾的事，你就病倒了，我寻思了一个夏天，直到听说你的故事，我才后悔无意中对你说了那些话，希望你别怪我。”

觉禅氏慌忙摇头：“嫔妾怎敢怪您，娘娘不要误会。”

“那就好，我就安心了。”温妃柔和地笑着，看似亲昵地对觉禅氏道，“但我近来又听说一些事，你想听吗？”

觉禅氏嘴上不说，可心里十分想听，她想知道关于容若的一切。惠嫔拿来那本《众香词》，她就知道容若对那个女子绝不是逢场作戏，一定是惺惺惜，一定是他乡遇知音，才会让他不顾家中妻妾，不顾父亲盛怒，动情如此。

“我不会告诉别人，我知道妃嫔有异心是杀头的罪，害了你，我也撇不干

净，不过是同情你的遭遇。”温妃满面关切，慢慢说道，“纳兰大人的事已经妥当了，听说是皇上出面让明珠不要反对儿子纳妾，更允许纳兰大人把这个女子养在外宅。如今家里家外相安无事，既然是皇上的意思，就不会有人去为难那个女子，纳兰大人也重新跟在皇上身边，皇上向来器重他。”

觉禅氏怔怔地看着温妃，虽然温妃的言辞与惠嫔完全相反，可她没来由地就信眼前人说的话。果然惠嫔是捉住她的痛处要挟，其实她根本伤害不了那个沈宛，不过是吓唬自己的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温妃见觉禅氏脸色苍白，笑着问，“是不是心里难受，心爱的男人喜欢别的女人，很难受是不是？我太能体会了。”

“娘娘？”

“我多希望皇上能像疼爱德嫔那样待我，可我知道，这太奢侈了。”温妃面上的神情渐渐黯然，可仿佛黯然到极限，倏然又见坚毅的神情，睫毛呼扇，眼中有对未来的向往，“我相信日久见人心，皇上一定会对我另眼看待，可在那之前，你可不能帮惠嫔她们去勾引皇上，如果惠嫔宜嫔得到了皇上的喜爱，我又要被分走一杯羹。我愿意帮你，什么事都行，那你也只帮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”

觉禅氏耳边似有惊雷轰然作响，这宫里哪里会有纯善的女人，难道德嫔那样不屑不管的，才真正是尊重自己的感情吗？她刚刚才看清了惠嫔的嘴脸，决意不再受她的摆布，这一边温妃又立刻挖下一个陷阱，自己头脑发热地就跳了下去。

此时门前的小太监急匆匆地进来禀告：“太皇太后传旨请各宫娘娘去慈宁宫。”

温妃无事人一般，平常地问：“觉禅常在也去吗？”

小太监忙道：“是，常在也要去。”

太皇太后召见六宫，佟贵妃为首，下至答应及官女子等，乌泱泱地站满了正殿，太后亦在上首端坐。原以为要就德嫔被下药的事警示六宫，可等太皇太后驾到，跪听垂训，老人家竟是从太祖太宗说起，絮絮叨叨大半个时辰，众人直跪得膝盖麻木腰背酸软，几个略柔弱一些的，直接就倒下去了。

见到有人倒下了，太皇太后才冷笑：“真真是娇贵极了的，我才说几句话就撑不住了？”

佟贵妃咬牙忍耐着，还要叩首道：“妃嫔无礼，臣妾往后会多加训诫，请太皇太后息怒。”

“贵妃如今越发稳重，近来太后和皇上时常在我面前夸赞你，今日瞧见果然不大一样了，如此，我也安心让皇帝把凤印交付与你。”

太皇太后一言出，四下哗然，佟贵妃亦是十分紧张，老人家却优哉游哉说后半句话：“十二月皇帝要大封六宫，我已与皇上商议，晋封你为皇贵妃。皇贵妃位同副后，往后你执掌凤印，可要为皇上好好料理六宫，诸如德嫔今次被下药的事，可再不能有了。皇嗣是皇室的命脉，延绵繁盛，大清才能代代相传。”

“恭喜皇贵妃娘娘……”

妃嫔们纷纷恭贺，可佟贵妃眼中却迅疾地划过一丝失望，阿玛他们终究没为她争取到最高的荣耀，皇上为何不让她做皇后，生母的族人中出一个堂堂正正的皇后不好吗？是她不够贤德，还是没有真正生育子嗣，才不配做皇后？

可想这些已毫无意义，太皇太后当众宣布，等同下了圣旨，她往后就是皇贵妃了，虽然同享一个“皇”字，皇后与皇贵妃终究是妻与妾的差别。眼下四周都是恭贺的声音，她唯有勉强打起精神笑着接受，又叩首谢恩太皇太后与太后，而这样一热闹，方才的沉闷尴尬气氛也被打破了。

太高端坐在太皇太后下首，她渐渐适应了面对妃嫔们说一些做主的话，正温和地笑着：“圣旨还未下，亦未行册封典礼，你们还是以贵妃相称为好。”众人称是，太后继续道，“喜事自然不只佟贵妃一人，不日将有圣旨颁布，到时候你们互相恭喜，可有的忙了。”

众人还来不及高兴，太后旋即说来年开春选秀的事，一时四妃之位该有哪几个人，又变得模糊。而提起有新人进宫，太皇太后再次说到德嫔的事，又冷下脸来说：“你们是皇帝的妃嫔，为了后宫的祥和安宁，当同心协力，如今德嫔的事虽是她一人受害，却是后宫不宁才有的结果。这回是她，下回就不知道该是谁遭殃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该反省自身，之后三日内，都在各自住处闭门思过，不要再出门了。”

殿内气氛重新变得严肃，太皇太后起身要离开，却又撂下一句：“这里暖和，你们再待半个时辰，好好想想我刚才说的话。”唯一指了指佟贵妃道，“贵妃随我来，还有几句话要交代你。”

佟贵妃赶紧起身，可跪了那么久，双腿早就软了，众目睽睽下险些跌倒，踉跄着跟了太皇太后去。留下一屋子女人跪在那里，彼此面面相觑，明知太皇太后有意责罚，也不敢说出口，倒是太皇太后和太后都离开后，有人轻声提起：“既然贵妃娘娘封了皇贵妃，温妃娘娘该封贵妃了吧。”

温妃跪在那里，听见提起她，转身朝众人淡然一笑：“若如姐妹们所说，到时候咸福宫里摆三日流水席，大家都来凑热闹。”

而这一边，贵妃随太皇太后进来，老人家却并没有话要对她说，还是太后领她在别的屋子，问腿脚是否要紧，几句关心后，就让她先回承乾宫去，贵妃不得不问：“太皇太后说，对臣妾另有几句话交代的。”

太后且笑：“只因你尊贵，岂能和她们跪在一起，回去吧。”

“可……”贵妃还想再问，但太后已转身走了，她揉了揉膝盖退出来，外头青莲已经在等候，搀扶着她绕过大殿，瞧见里头满满当当地跪着女人们，眼下只有两个人不在，一个是她自己，还有一个是正安胎的乌雅氏。

“德嫔的孩子不是保住了吗，太皇太后这是生的哪门子气？”佟贵妃也看得出来，太皇太后有意惩罚六宫。可想想光是为了一个乌雅氏，佟贵妃还是很不服气的，好在没有忽视她的尊贵，没有把她和其他妃嫔混为一谈。

等佟贵妃回到寝宫，几个宫女忙着给热敷按摩，等她疼痛减轻，歇了好些时候，竟是过了一个多时辰才听说慈宁宫那里散了，青莲来回话时说：“咱们走后半个时辰不到，太皇太后下令又往大殿添了炭盆，后来又说别浪费了，等那几盆炭烧尽了再散不迟。这样一来足足一个时辰，加上之前太皇太后训话的大半个时辰，娘娘们都站不起来了，好些个都是手下奴才背出来的，太皇太后也太狠了。”

佟贵妃听得直皱眉头，无法理解地说：“太皇太后这样做，不怕给德嫔树敌吗？为了她被人下药加害，所有的人陪着罚跪反省，皇上也大动干戈搜查六宫，他们把德嫔推上风口浪尖，难道不怕这一次是迷药，下一次就是毒药？”

她这番话不无道理，太后私下里也问过婆婆，一并连搜查六宫的事都觉得太过了，可太皇太后却说：“有人挑衅皇帝的威严，玄烨若再闷声吞下，那些人就该更得意了。只有正面应对，杀鸡儆猴，才能震一震那些人。皇帝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并非于他们有利，而是他们见不得天日，宵小之徒，岂能长久？”

且说太皇太后让众妃嫔闭门思过三日，实则就算无这道命令，往后三天也没人会在宫内游走，养尊处优的女人们跪了近两个时辰，膝盖骨都要碎了。那日太医院忙得焦头烂额，差点儿连德嫔这里的医药都应付不上。自然，别处再忙也不能怠慢了永和宫，太医按时送药来，几经检验，才送到德嫔娘娘的嘴边。

岚琪最怕吃药，玄烨送了好些糖果蜜饯哄她，这会儿宫女把药送到她嘴

边，她皱着眉头喝完，赶紧塞了一块糖，苦笑着：“老早做宫女时，哪里这么娇贵，就是发烧了也躺一晚就好，反而当了妃嫔，动不动就宣太医熬药，这身子是惯出来的柔弱。”

眼下伺候她的人，都是暂时从慈宁宫拨来的，岚琪也算都认得，只是她们都不大爱开玩笑，又是这个节骨眼儿上，终日都板着脸。这会儿听岚琪说这个，便有人说起今日慈宁宫太皇太后训话的事，说各宫娘娘前后跪了近两个时辰，太医们都忙坏了，难怪今天的药晚了半刻才送来。

岚琪听了很讶异，反复地问：“所有人吗，真的跪了近两个时辰？”

宫女应道：“贵妃娘娘先走了，温妃娘娘以下所有人，都在慈宁宫跪了近两个时辰，太皇太后下令之后三日再闭门思过。”

“为了什么事？”岚琪问，可她转念就想明白了，满心的不安，连带端嫔荣嫔都跪了，布姐姐和戴常在也跪了，所有人吃那么大的苦头，就为了她一个人，往后她还怎么在六宫与别人相处？

“德嫔娘娘，您该躺下了。”宫女们上来抽走岚琪背后的大枕头，要她继续躺下静卧。岚琪觉得她们难以亲近，可她现在就想找人说说话，心中脆弱，竟忍不住掉眼泪，问她们：“环春几时能回来，她们还要在慎刑司待多久，香月最挨不住打的，你们帮我去求求太皇太后，放她们回来可好？”

德嫔一掉泪，宫女们就纷纷跪地请罪，弄得她无奈又尴尬，虽然不敢再哭，可心里头实在憋得委屈。熬了两天后终于承受不住，那日将该进的药全部推在地上，宫女们吓得跪了一地她也无动于衷。

最终把玄烨从乾清宫闹来，本想狠狠训斥她，可一见岚琪掉眼泪，反弄得皇帝心慌意乱。

岚琪一向不爱哭，很少会对着玄烨哭，上一回哭得如此伤心，是胤禛一周岁生辰时被贵妃欺负得伤心欲绝，眼瞧着就晃过两年，再见她这样哭泣，竟比上一回更可怜。对于眼下的一切都束手无策的人，还拖着胎儿随时保不住的娇弱病体，也难怪岚琪会撑不下去，玄烨终于心软了，随即答应她，把环春几人都放回来。

“可不许再哭了，你再哭朕就把她们都赐死。”玄烨严肃地说着，可紧跟着又哄她，“朕已经派李公公去宁寿宫把胤祚接回来，永和宫里没有不干净的东西了，你能安心把儿子养在身边。”

岚琪镇静下来，只是还微微抽噎，拉着玄烨的手不说话，只听皇帝一遍遍叮嘱她要小心身体，呆呆地怔了半天，才问起太皇太后惩罚六宫的事，问皇帝

她将来该如何在六宫自处。她一方面感恩太皇太后和玄烨对自己的宠爱，另一方面，却认为他们做得不妥当，心里头的矛盾始终解不开，一天天积累，今日就崩溃了。

玄烨苦笑：“如何自处？你看佟贵妃向来是如何自处的？”

岚琪茫然地看着他，玄烨亦无奈地掐掐她的脸颊：“朕给你尊贵，就是让你傲视旁人的，为何你非要低调谦卑地自处？佟贵妃虽然在旁人眼里骄纵跋扈，可她身在高位，又做什么要看别人的眼色，往后你亦如是。”

玄烨见她似懂非懂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朕到底喜欢你什么呀？怎么这样说还是不明白？”

岚琪却露出傲气，不服地说：“臣妾懂了，虽然懂得晚了些。只要臣妾不去伤害别人，不要妄自尊大没了分寸就好。不然的话，再不好好端起自身的尊贵，这样的事还会发生，环春她们也还会受罪，是不是？”

玄烨拍拍她的额头，舒口气似的说：“朕是把你宠坏了，该把你扔进后宫里摸爬滚打几年，弄得一身伤，你才会磨出一身铠甲保护自己。”可看着眼前人，委实心底一片柔软，又无奈地自嘲，“偏偏舍不得怎么办，宁愿费心地保护你，再麻烦也心甘情愿。”

岚琪终于笑了，她不晓得这样的呵护会维持多少年，可贪恋眼前的一切，如玄烨说她为何非要低调谦卑地自处一样，她为何不好好享受玄烨的爱护，软软地伏进皇帝怀里，在他的爱抚下渐渐安心。

不久后，环春诸人从慎刑司归来。从她往下，玉葵、香月、绿珠、紫玉，再几个小厨房的宫女太监，十几个人都被带去。这几天个个儿都吃足了苦头，皇帝还冷着脸训斥了几句，说他们没有尽心伺候主子活该受罚，之后便让岚琪自行处置，又叮嘱了她几句，方才离去。

之后几天，永和宫里主子奴才都在养身体，好在都年轻，环春歇息两天就恢复精神了。只是绿珠香月她们没少挨打，香月虽然爱撒娇，哼哼唧唧的很夸张，但屁股上的伤也实在让人心惊，自然平日的活不必她们来做，只等到月末，慈宁宫的宫女才撤走了一拨。

月末是四阿哥三岁生辰，虽然因德嫔被下药的事闹得宫里风风雨雨，但云南捷报频传，朝野上下从夏日至今一直是极喜庆的气氛，佟贵妃又册封皇贵妃在即，四阿哥的生辰便过得极热闹。当初周岁时只请了皇帝和德嫔，这一次贵妃拿体己的银子办酒席，宫里宫外送的贺礼都要摆到承乾宫门外了，十足风光了一回。

岚琪备了一套笔墨纸砚送给儿子，这也是昔日玄烨赏赐给她的，她看着是好东西就藏起来了。绿珠几人说主子太小气，荣嫔娘娘都送了玉如意，亲额娘的东西却那样不值钱，岚琪不与她们理论，她对儿子的期待和心意，自己明白就好。

承乾宫的回礼十分丰厚，寿桃包十八只、银丝京挂二十斤、各地五谷十合，算是四阿哥孝敬各宫娘娘的。算算六宫妃嫔，再一并皇亲国戚、文武大臣府上，连环春都忍不住啧啧：“贵妃娘娘出手就是阔气，看回礼，越发显得主子的礼物小气了。”

可岚琪不在乎，只管吃挂面吃寿桃，乐呵呵地享受儿子孝敬的福气。但原以为她安胎出门前再见不到胤禛，意外地，四阿哥生辰那日，佟贵妃一清早领他去慈宁宫请安磕头，又去见过皇帝后回来，却没有入承乾宫的门，径直由乳母领着过来，小家伙像模像样地给德嫔娘娘行了礼，然后便娇滴滴地说：“胤禛要领弟弟去玩一天。”

岚琪能在儿子生辰时见到他，三年前今日的痛苦真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瞧着他结实健壮又聪明可爱，心里又暖又安，问了几句话，不久胤祚来了，兄弟俩手牵手往外头去，一大一小憨态可掬的背影，直把岚琪看痴了。

环春送走小阿哥们再回来，也感慨佟贵妃如今的不一样，说道：“贵妃娘娘从前看都不给您看一眼，没想到现在还能让四阿哥在生辰时来给您请安。”

“她替我养着儿子，如今又能大方地对待我这个亲额娘，我心里很感激，从前的有些事，记恨也没意思了。两三年的光景足以改变一个人，从前我们都太年轻，她年轻，我也不见得多懂事。”岚琪很幸福，只要胤禛能好，从前的恩怨她都可以不计较，或许在别人看来，这终究是带着酸涩无奈的幸福，可她满足了。

四阿哥生辰之后，京城的天越来越冷，十一月初下了几天的雪，岚琪的身体很孱弱，胎儿依旧不安生。太医换了两批也不见起色，可晃晃悠悠的倒也不见不好，她自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，满心期待着和这个孩子相见。

但太医私下里对太皇太后说过，若要在乎德嫔娘娘的身体，趁现在打掉这一胎或许是最好的，再过几个月不好轻易打胎，可谁也不晓得之后会发生什么，如果德嫔的身体一直不见起色，临盆之前每一天都很危险。

太皇太后虔诚信佛，岂能轻易答应抛弃一条小生命，可岚琪的身子她不能不顾惜，赫舍里皇后难产而终的噩梦，至今都对玄烨影响深重，这件事唯一不能隐瞒的就是皇帝。

但仿佛是上天庇佑，十一月中旬时，德嫔的身体渐渐好了，面上气色一天比一天红润，人也胖了些。太医每日请脉，喜脉比早前稳健许多，太医忧虑的状况到底没出现，从月初建议德嫔打胎，再到十一月中旬，已奏报两宫，德嫔娘娘母子平安。

这是让玄烨极欢喜的事，而就在太医奏报的当天夜里，玄烨在永和宫陪着岚琪说话时，八百里加急的奏报送入宫中，皇帝当面就拆了折子看，一字一句都让他欣喜异常。

岚琪看他浑身天子傲气冉冉而起，心知是云南平定了，坐在床上便欠身恭喜。玄烨欢喜地抱住她亲了又亲，激动得反反复复地说：“吴世璠自尽了，安亲王扫平了叛军最后的势力，八年，岚琪，整整八年……”

岚琪被他揉搓得受不住，推开笑着：“皇上快去慈宁宫报喜，最辛苦的还是太皇太后，当年为了您顶住了朝廷多少压力，您该去给老祖母磕头谢恩，您搂着臣妾做什么呀？”

玄烨又重重地亲了她一口，这才转身披了衣裳要去慈宁宫，更下令连夜将这消息传至宫内宫外，紫禁城热闹起来，皇城之外，更有百姓放烟火爆竹庆祝。虽然玄烨早就在午门宣捷，七月里更是大肆庆功，可余孽不除始终是他心里的隐患，终于等到年末，安亲王送来了好消息。

十二月初，皇帝亲赴卢沟桥迎接得胜归来的大将军，大阿哥和太子皆随行。

安亲王岳乐年近六旬，尚文尚武，而今皇室子弟皆年轻不经战事，福全常宁几人都无大战经验。安亲王当初虽助太皇太后拥立玄烨登基，但因顺治帝罪己诏推翻之前所有功绩，使其遭排挤归于沉寂。直至玄烨下旨撤藩，三藩作乱时，才再次起用骁勇善战智谋双全的安亲王，半百之人领军出征五载有余，凯旋归朝得皇帝亲迎，可谓盛世功名，八面威风。

大阿哥和太子随驾回宫后，便来慈宁宫复命请安。问起今日所见所闻，大阿哥兴奋异常，连连对太祖母说，他将来也要领兵打仗，为皇阿玛固守疆土。

太子则淡淡的，太皇太后问起他有何感想，太子从容地说：“重孙儿是未来的帝王，帝王当运筹帷幄，若遇战事，有大皇兄冲锋陷阵即可。”

这番话虽有道理，可难免叫人听着少些男儿热血，但只不过七八岁的孩子，太皇太后也不能多苛求，之后闲聊几句便散了。此时太医院来禀告德嫔的身子，听见母子平安，老人家很欢喜，派人知会皇帝，不必再来慈宁宫，让他得空去看看岚琪便好。

然而玄烨这里忙着接见诸多将士，根本顾不上后宫，岚琪不会计较，但其